

美学文艺学 方法论

〔法〕米盖尔·杜夫海纳 主编
朱立元 程未介 编译

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

WENYI
XINXUEKE
JIAN SHE CONG SHU

(京)新登字172号

美学文艺学方法论

〔法〕米盖尔·杜夫海纳 主编

朱立元 程介未 编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3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18千字

1992年 2月第1版 1992年 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494-4/J·435 定价: 5.10元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了美学、文艺学研究专家米盖尔·杜夫海纳、罗贝尔·弗朗塞、阿尔伯特·韦勒克、列维·斯特劳斯等人有关方法论的著名论文十五篇。这些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对当代十五种美学、文艺学研究方法的主旨和特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参考价值。

《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总序

二十一世纪的蹉跎足怪在日益迫近；这是一个逼人进取、催人变革的时代。中国人在努力加速自己的步伐，争取与世界先进潮流同步进入那个比本世纪更加辉煌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生活，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正经历着由浅至深的历史变动。这场变动既借助于世界潮流的推动，也在影响着世界潮流的前进。

这又是一个人类文化财富迅猛增殖的时代，是精神和智慧高扬的时代。人的思维之树根植于丰腴的生活沃土之中，同时向外在宇宙和内在心灵两个方向伸展。众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在彼此渗透、交叉和融合，互相补充，互相启迪，无数块新的学科园地¹在开拓中。

在这样一个世界和中国都日新月异的时代，文艺学这门以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和演进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显得分外活跃，更加迅速，是自然的。我们在借鉴邻近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的思维成果时，找到观察文艺活动的新的审视点和坐标系，窥探到了过去未曾领悟到的东西。无数的文艺遗产，从典雅的古典杰作到惊世骇俗的当代性探索，都焕发出了新的奇光异彩。科学的发展启示人们，要揭示文艺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如同其他学科一样，也必须不断更新研究方法和理论观念，填充那些急需补救的空白，培育那些幼稚的边缘课题。于是，我

们想到筹划《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这样一项科学的和历史的
责任。

所谓“文艺新学科”，是个尚带尝试性的设计蓝图。

“新”，是指有别于我国过去惯常的文艺研究模式，试图吸收
和融汇其他学科，诸如符号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思维科
学、语言学、系统论、信息论等领域的有用成果，或借鉴国外
当代文论的观念与方式，对我国的文艺研究有所开拓、推动
者。即使我们的努力耕耘由于历史和科学的更进一步发展而变
成为陈旧，也是值得洒下血汗并额手称庆的，因为毕竟填补空
白、接续环节是科学的必要程序。这项筚路蓝缕的工作，包括
两个基本的方案：

一是翻译和介绍国外在开拓文艺研究新领域方面的著名与
有代表性的论著，或文艺与其他学科交融而成的边缘研究方面
的成功之作，是为《译文系列》，旨在打通国外文艺研究信
息的渠道；

二是出版我国学者、尤其是中青年文艺研究者有开创性
的、甚至是尝试性的研究成果，提倡自成学说，创建或补救我
国所欠缺的文艺研究学科和课题，是为《论著系列》，旨在提
倡百花齐放，独立一家之言，鼓励开创性思路。

我们这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的参与者主要是些中
青年学者，其不成熟的一面，是难免的。我们期待着老一辈学
者的指导和扶持，使这项美和科学的设计日臻完美。

《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编委会

1986年春

前 言

前两年，我国美学界与文艺理论界曾出现过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的热潮，以至于1985年被称为文艺学、美学的“方法论年”。但是这个“热”很快为“观念更新”的“热”取代了；而且由于部分尝试在文学研究中引入新方法，包括自然科学方法的同志在应用新方法的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某些幼稚、简单化和不成熟等可以预料的缺点，更新研究方法的努力竟受到一些人的横加指责与嘲笑讥讽，而不得不“冷”下来。

无须隐讳，我们是更新研究方法的积极鼓吹者，不但在“方法论热”时是如此，现在仍然是如此。我们也曾对探索新方法中的失误与不足提出过批评，但在总的方向上我们是努力为新方法鸣锣开道的。我们之所以编译本书，也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们开始编译此书的时间是1986年，即“方法论热”刚刚过去之时。这也体现了我们的意向。

方法不是无足轻重的。方法虽然不是目标、不是“彼岸”，却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工具、策略，是通往“彼岸”的桥梁。没有方法或缺少方法，是永远达不到目标的，永远只能在“此岸”望洋兴叹。这是一般的“大道理”，文艺学和美学研究自然不能例外。而且，由于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复

杂，方法问题显得格外重要。无论是审美对象、审美主体还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无论是文艺的本质、作品的意义结构、动态、功能、类型、风格，还是创作与接受的过程、特征、规律等等，都是极其复杂的多向多层次动态结构，通向和接近这些对象的途径是无数的，不同的研究目标与所研究目标的不同层次，都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在文艺学美学的对象面前都显得过于渺小了，它至多只能涉猎对象的某一方面、某一层次的特征，即使是最基本的特征。所以，要推进美学、文艺学的研究，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与互补互促是势在必然的。这样，介绍当代西方文艺学美学研究若干重要的新方法，批判地吸收其合理因素，就成为我们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系统的重要途径之一。

方法也不只是手段，它还直接体现了文艺学和美学研究的某些本质方面。现代文艺学与美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展开而又相互交叉渗透、精细专门化而又综合一体化的双重趋势。在这一潮流中，许多学派与学科分支纷纷采用独特的研究方法，通过独特的研究视角切入某些研究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方法就往往不仅起着手段、桥梁作用，而且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视野、层次、深度与结果，一句话，影响到这种研究的许多本质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黑格尔所说，方法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它比某些结论更为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对待同一部作品，如《哈姆雷特》，采用阐释学批评方法的批评家会从历史的和心理的角度阐释作品的原意、作家的创作意图，着重分析人物形象的含义与作品的主题思想，会从剧本中看出人物必然要面临一次次的困境，而这些困境就如同一个个无法摆脱的圈套，就会认为，哈姆雷特紧张的内心冲突是两种矛盾的

伦理原则的冲突造成的；新批评方法更关注作品本身，把它与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经历割裂开来，会从分析《哈姆雷特》的形式着手，注意到哈姆雷特的说话方式与其他人的说话方式之间的区别，并从这区别中看出语言的精巧与双关性，看出对作品形式的影响，进而理解全剧的构思；心理分析批评方法会着力分析人物的内心世界，认为这部戏主要表现了哈姆雷特身上的恋母情结与强烈的厌女症，因而无力战胜他的失调的心理，导致悲剧的展开。神话原型批评方法、符号学方法等也都会各自作出自己的解释。由此可见，研究方法并非外在于文艺学和美学的，特定的研究方法的应用过程就是文艺学、美学研究某些本质方面实现与显示的过程。本质规定方法，方法体现本质，这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难道我们能够设想，离开了本文的语义和结构分析方法，结构主义和新批评理论还能存在吗？离开了梦、变态和潜意识的分析方法，心理分析批评的本质还能得到体现吗？离开了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结构的剖析方法，符号学美学还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吗？如此等等。

研究方法的变革，往往直接有助于文艺学、美学观念的拓展与更新。有的同志认为文艺学、美学的进步，只在于观念的变革，而不在研究方法的变革。这种贬低研究方法更新的观点实际上割裂了观念与方法的辩证关系。诚然，一般说来，观念统率方法、决定方法，观念比方法更为重要，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方法也能决定观念、推动观念、变革观念。譬如说，若把文学现象当成一个运动着的“多面体”的话，那么，从不同视角、从静态或动态去看它，即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去研究它，便会发现不同的景象，形成不同的观念，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这种情况。历来的文学研究，要末把重点放在作者

身上，追溯作者的生平、历史乃至家族谱系，猜测作者的创作意图、原始构思，研究作者的创作个性、语言运用、风格特色等等；要末把重点放在作品本文上，研究本文的语言、叙述结构，发掘作品独立于作者的自足的意义与内涵，探索埋藏在本文结构深层的文化心理构成，及非个性化的主题学、类型学、风格学意蕴等；而一旦有人把注视的目光转向一直被忽视的读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读者及其阅读过程上，文艺学、美学观念立即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震荡与变革。读者介入文学过程，就使人们对文学的本质、功能、结构、价值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是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变更，促成了文学观念的重大变更，甚至促成了一门新学科——接受美学的诞生。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不仅成为新观念、而且成为某些新学科或学科的新分支生成的契机和动因。这里，研究方法就起了决定观念的作用。也可以说，新方法成为新观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关于方法论的研讨古来就有。按传统看法，方法论即工具论。亚里斯多德《工具论》谈逻辑方法，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谈古典归纳法，笛卡尔《方法谈》讲演绎法，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谈的是辩证思维的理性方法。随着方法的不断出现，方法论这个概念也有了发展。从极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既是对理论的理论认识，也是对科学的科学认识，而以某一门学科为对象的关于方法的论说，在我们看来，只能是狭义的方法论：如主观的方法、客观的方法、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考证的方法、道德的方法、印象式的方法等等。而本书收集的也属于狭义方法论范围。

尽管有关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已有悠久的历史，但时至今

日，对于方法的特性、作用及其运用还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公认的理论。这似乎说明了这样一条定律，即，给一门学科下定义，乃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历史所要做的事情。但这并不妨碍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具体展开，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理论上的开放性与不完备性才使人们从新的角度一次次地深究细察，一次次地加以补充完善，并从研究对象中获取新的感受，悟出新的意义。

我们所译的这个集子，第一章至第九章选自米盖尔·杜夫海纳主编的《美学与艺术科学主潮》（美国霍尔姆斯与梅厄出版公司，1979）的第三部分《科学的方法》，其余各章选自有关书刊。每章由一位专家撰写，简要叙述一种方法。从这种叙述来看，各位专家叙述的重点虽不尽相同，有的偏重于叙述某一种方法的历史演进过程，有的则重点介绍一些运用某种方法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主张，还有的主要论述某一种研究方法的独特思路与合理性，等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全都没有把方法从学科和观念中孤立出来，介绍所谓的“纯粹方法”，而是把观念与方法紧密地结合起来介绍分析的。事实正是这样，抽象的、独立的“纯粹方法”任何时候都不存在，任何方法都存在于对它的运用过程中。方法的生命就在于运用。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却时常被人们忽视的真理。所有这些专家都是在叙述各种方法的实际运用及这种运用所取得的成果中展示这些方法的特点和优劣长短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上面所论方法与观念、与研究本质的紧密联系及其能动作用的观点。本集选编的论文，一共涉及十五种当代文艺学、美学的方法，其中几种，如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社会学方法与心理学方法，我们较为熟悉，尽管它们也已经注入了新的素质。

例如，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按照雅克·列恩哈特的说法，出现了两股主流。一股是研究艺术品的社会存在，进而去探求创作的社会环境，作品的创作规则与内在规律。在这里，出现了艺术市场社会学，从严格的经济方面着手研究，包括对资金运转的估计以及对以艺术为生计的人口估计。而艺术创作本身则被视为一种投资。另一股是把艺术品作为主体来考察，即考察作品内容的社会学，着眼于它创作时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各种条件。然而，这一手段得出的结论却表明，内容的表面客观性的可信程度并不高。这与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强调从书的背后看到人，从作品的背后看到作家，研究文学作品须联系历史传统、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文化背景、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本人经历这些观点显然有了较大的变化。

再如实验方法。在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中，实验方法是小说家所采用的手段。小说家接受实验医学、生理学等科学知识，经过观察，实验和假设、直观，来理解人，解释人，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材料。到了本世纪，这种方法被运用于文艺批评。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进行审美判断、价值判断方面，在研究艺术交流、构建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与再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之间的联系、亦即原来艺术作品的形式与接受者所感受到的艺术形式之间的联系，以及研究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测试与实验。譬如，他们让受验者在许多图案、绘画作品或音乐作品中依次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对象，从而推出一般的结论。这种以具体经验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方法代替“自上而下”的抽象思辩方法，标志着审美批评趋向多元化，并与心理学社会学及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既然关于方法的讨论对方法论本身的研究的意义是不容低

估的，我们是否可以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有什么样的方法，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论。

我们曾习惯于从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去评价一部作品，而在评论的时候，则忽视了方法应有的地位，或者片面地强调一两种方法，造成批评的萎缩。如果说，文艺创作的历史使内容与形式越来越趋于融为一体，那么，文艺批评就不应割裂批评对象的内容与表现手段，不应为了挖掘作品的意义而一味关注表面事实，或从中窥测作者的创作意图。应该从整体上去把握作品，分析其含义的各个层次，实现其审美价值。这种实现，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再现，而必然是批评者与作品进行双向交流，通过前者的鉴赏判断得出的带有个人意向的产物。批评家的意见在为人们接受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义。

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文艺批评未能在我国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方法论问题没能得到充分重视，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状况在最近几年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研究方法作为文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受到重视，虽然还并不尽如人意。这不仅表现为众多的研究方法随着观念的变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绚丽斑驳的姿态不断问世，更由于人类的探索精神、求新意识而使它们显示出特殊的生命力。如前所述，方法与文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拓展思维的深度广度的同时，方法标志着新的动力，新的观念意识。文艺研究的新成果往往伴随着新方法的出现而产生。在以分析为特征的二十世纪，方法的地位势必日趋提高。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意愿所能左右或改变得了的。

对于各种方法的研究促进了文艺学的发展。传统方法的推陈布新、新方法的引进介入，从各个方面探讨和揭示了艺术品

的存在方式，各有其特长与精辟之处。同时，我们又注意到，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狭义方法中，还没有哪一种能宣称自己探索了艺术品的奥秘，这正如人类还没能完全认识自己一样。如心理分析方法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主要依据。弗洛伊德在前人研究创作与欣赏中的种种心理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沟通了文艺与心理学的关系，开拓了文艺研究的新领域。心理分析方法从而有可能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进入人们至今尚未认识清楚的潜意识领域去探讨艺术作品，并探索文艺创作过程、文艺家的内心世界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层层联系、欣赏者面对作品时的心理反应以及美感的形成。另一方面，一些从事批评活动的评论家则照搬弗洛伊德的学说，从作家的私生活探寻他在性方面的变态心理。甚至套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来分析作家的创作动机与艺术形象的内在动力，把潜意识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排斥文艺创作的社会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同样，其他每一种方法也都有自己的长处与局限。

不管怎样，正是由于种种尝试，种种“深刻的片面”，文艺研究才得以不断地继续。我们编译西方当代文艺研究方法的成果，是希望能从中获得某些借鉴，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方法论系统，推动我国文艺学美学研究更加生气勃勃地前进。带着这种愿望，我们恳请专家和读者对译文中的不妥之处提出批评、指正。

朱立元 程介未

1987年12月

科 学 的 方 法

假如我们持实用态度的话，我们会认为，艺术（包括文学，因为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衡量文学的特征，或探究它与艺术的关系）在今天是一种使许多人——创作者与消费者——活跃起来的活动，也是文化系统里一种独立的实践。因此，它吸引了各门科学，实际上是所有被认为属于人文科学和（或）社会科学的所有科学，这并不令人奇怪。在对艺术的各种研究方法作尽可能全面的考察时，我们将看到这一点。每一种方法分别由一位专家主笔。我们对这些专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米盖尔·杜夫海纳

目 录

前言	(1)
科学的方法	米盖尔·杜夫海纳 (9)
一、历史方法	贝拉·考佩克齐 (1)
二、比较方法	勒内·艾金伯勒 (31)
三、社会学方法	雅克·列恩哈特 (47)
四、实验方法	罗贝尔·弗朗塞 (61)
五、心理学方法	米盖尔·杜夫海纳 阿尔伯特·韦勒克等 (76)
六、心理分析方法	简—佛朗科斯·莱奥塔 (102)
七、人类学方法	盖尔勃朗兹 (120)
八、符号学方法	鲁易斯·麦林 (130)
九、信息论方法	亚伯拉罕·莫里斯 (151)
十、结构主义方法	列维—斯特劳斯 (174)
十一、分析美学方法	莫里斯·韦茨 (201)
十二、现象学方法	罗曼·英伽登 (218)
十三、阐释学方法	E·D·赫什 (233)
十四、接受美学方法	沃尔夫冈·伊瑟尔 (255)
十五、解构主义方法	克里斯托夫·诺里斯 (284)

一、历史方法

贝拉·考佩克齐 (B. Kopeczi)

I 目前有关文学艺术史的著述

一个时期以来，已经有很多人谈到了文学艺术史的危机，一些人士倾向于把这一学科与纯学术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式等同起来，而与对艺术品作内在分析批评的方式相对立。

一开始，作家和艺术家最先否定这一学科的必要性，认为它于审美理解毫无裨益。有些人，如T.S.艾略特，甚至坚持历史这一概念是与艺术真髓相排斥的：“自荷马以来，整个欧洲文学就同时存在，并组成一个同一秩序。”^①因此，所有的作品都是同时的，而对它们的同一感受便使所有历史的方法成为多余的东西。

现在一些作家、艺术家以及艺术理论家会限制历史方法的合法性，或者会就它的作用提出疑问。他们坚持艺术特质，因此认为历史方法多少是“外部的”，甚至是多余的。有的人试图通过一些心理因素解释文学与艺术现象——尤其是有关主题方面的现象。其他人则唯一注意艺术品的形式，把它看作是为某个最终的审美对象所设计的一个符号系统。

尽管历史方法受到持异议者的批评，这类著作的数量依然

①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圣林》（1920）第42页。

十分可观。文学艺术史的各种古典风格不仅至今犹存，而且还由于历史科学及其它学科，如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一个新的空间。结果，最近一些年来，传记、形式史与体裁史、各时期各种运动的历史、文学艺术的民族史或世界史至今在稳定地增加。除了这些传统的方法之外，还应该提一提最近一些尝试综合方法的趋势。在这一点上，坎迪亚（V.Cândeia）识别出两种趋势，一种导向横向综合，另一导向纵向综合。

第一种趋势似乎来自一种本质上想以数量取胜的愿望，一种发现所有一切的愿望，一种向时空伸展的探索：文学地理中最鲜为人知的区域正在得到发掘，结果很快就没有哪部原稿、文学文献或哪封书信能免遭兜底翻个儿的命运。除了那些致力于历史和文学中以前并不引人注目、最近才显露出来的许多方面的论文——格拉夫（G.Graf）关于基督教阿拉伯文学的著作^①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还应加上那些具有综合性质，着手描述文学现象的复杂性的著作，如在凯诺（R.Queneau）指导下编纂的《七星诗社百科全书》（1950—59，三卷本）中的“文学史”，或《拉封—蓬比安历代各国作品词典》（1955），以及在同一思想指导下同样带有提供详尽材料这种意图编纂而成的名人与作家词典。

坎迪亚对第二种趋势——旨在纵向分析——的界定如下：

文学材料这一整体的所有方面正在被人掌握。人们用多种方式对它进行探索、肢解并诘问，这反映了相同的关于孤立地划分“所有时代及所有国家”的动机、感情及现象的强烈主张。（……）每一个主题都成为以专著形式出现的研究对象，从它的起源开始，追

^① 指格拉夫《基督教—阿拉伯文学史》一书（1944—1953）。